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巍峨

——聊城茌平 李雪晶

**阅读点：**平凡的绿化管理员李艳辉，帮助瘫痪女孩的农村大娘，七彩年轮志愿者张旭，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令人高山仰止的巍峨，新闻舆论工作者就是要将目光投向这些巍峨，讲好普通人的故事。

今年春天，在《寻找最美市政管理人》的拍摄中，我认识了李艳辉。他不很修边幅，一副近视镜松松垮垮地卡在鼻梁上，对于我们的采访，他显得有点局促，有点被动，还带着种和什么东西不太融入的边缘感。

采访他的那天，跟他借光，我们都起了个大早，开车到20公里外的S309绿化工地，把一车的千头椿卸下来，分装，栽植，机器都轰轰隆隆地开起来，看了眼表，还没有到我们平时起床的时间。

而每天到这个时候，李艳辉已经要开始他的下一项工作了。S309只是他负责的一个路段，还有聊夏路、博临路。单是把这三条路段巡查一遍，就有120公里，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在工作间隙，我们想采访采访他。

 提出了“沿墙种树，树下种花，楼间种草，点缀特色花果”的绿化设计思路；负责的绿化地段总是标准路段；十四年来，管理的绿化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哪一点展开来说，都是足可挖掘的。

谁知，除了诸如花灌木和乔木的修剪有哪些不一样，不同季节怎么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后期养护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能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之外，其余问题，李艳辉一概不会说。

眼看着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我们提出去他办公室看看。李艳辉有点犹豫，说办公室没什么可拍的，乱七八糟的，也没来得及收拾。

确实，桌上摊着两本很厚的园林专业书，最方便的地方摆着一个煮面的小电锅，双人沙发一边立着靠枕，旧沙发已经陷进去了一个人的形状。李艳辉匆匆把沙发上的薄毯子卷了卷，挪了个地方，然后把茶几底下一双半新不旧的鞋子拎走……

我说你不用忙，累了大半天，坐下歇会儿。他说，嗨，不累。你不知道，我刚搞绿化的时候，那得是十四年前了吧，咱们刚去的那几条路上那时候都没什么景观，是一点点栽上了树，栽上了花灌果，每次我看到以前4公分的小苗现在都长到十多公分，就像小孩，被我养大了，我就一点都不累了。

 我说，养孩子还都嫌累呢，你这日复一日照顾园林，不累么？

他还是没有停下拾掇，空出只手推了推眼镜，说，累，也累，但是有梦想吧，我希望我栽的树，百分百成活，经过我管理的景观，能达到设计效果，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茌平的空气能更好一点，水能更清一点，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我们绿化的成果。

然后，李艳辉憨厚地笑了。

那笑容到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放着慢镜头，他身后就是那只用成了古铜色的小电锅。

他说，我很有成就感，也很自豪。

小芳不是她原本的名字。她已经不记得她原来叫什么了。或者，对她来说，重新开始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

小芳是三十岁那年得了怪病。开始是腿不能动弹，后来，差不多全身都瘫痪了，连筷子都举不起来。前夫把她骗到卢庄，扔下两天的伙食费，就消失了。

在这个人口不足300人的小村子里，小芳举目无亲，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我想在她平躺着的每一分钟里，在她等待着的每一分钟里，血管里流淌的大概都是绝望吧！

就在小芳，在最好的年华，绝望而无助地等待生命枯竭的时候，几位朴实的大娘走进了她的生命。她们轮流给她送饭，给她端屎端尿，劝她要想开，人生路还很长，她们合计着给她看病。看到小芳在一点点恢复，大娘们又张罗着给她找个婆家。

那几位大娘坐在院子里。她们是最普通、最平凡的那种农村大娘。也是最可亲，最可敬的那种农村大娘。

两年以后，我和她们一起去看小芳。那时候，小芳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她的新家挺大的，家里开了一个小超市，小芳坐在门口的轮椅上，结个账啊，琢磨着在网上卖点东西。

小芳漂亮了，眼睛里都放着光。她带着细框眼镜，有种知识分子的端庄。虽然因为生病的缘故，很多字发音还发不准，但是声音特别好听。

一岁多的儿子白白胖胖的，拉着奶奶的手，在货架间来来回回地练习着走。看到我，咧开嘴，笑得眼睛眯眯着。

大娘们拉着小芳的手，问长问端，小芳一口一个娘，小芳的丈夫，那个一看就很精神的小伙子，也一口一个娘，特别亲。

临走，小芳说，我以后要把你们当亲娘来孝敬。大娘们摸着她的手，说，只要你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就比什么都高兴。

大娘们说着，又忍不住抹起眼泪。小芳一直在笑着。她眼睛里晶莹一片。把那笑点缀得格外动人。

我们有时候的确需要一些机缘，在这些机缘中，才更容易参透人生。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只要那笑容在，生命就有力量，未来就有希望。

张旭今年刚满三十。喜欢户外运动，是个驴友。一次爬山，张旭不小心把大拇指戳破了，血一个劲儿流，止都止不住。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张旭有点不知所措。几位济南的驴友看到，拿出随身带的医药箱，帮他止血，包扎。张旭说，当他把手交到他们手上，被几个人紧紧握着，他的胸口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变软，然后萌发。

张旭加入了“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他们帮助白血病孩子和淋巴癌女孩；他们到敬老院看老人，带着米面看老兵；牛胡村岳大娘种了4亩葡萄，今年老伴得了脑血栓，葡萄熟了没人摘，他们就联系爱心企业，帮岳大娘售空了葡萄；他们成立了七彩汽车事故救援服务队，24小时为故障车辆提供救援服务；他们还发起了“十元未来”贫困助学活动，集萤火之光，点亮贫困孩子的暗夜明灯。

小硕硕就是“十元助学”活动的受益者。

小硕硕的母亲精神不好，要每天吃药，药瓶上写着治疗精神分裂，父亲54岁，是全家的主要劳力，话特别少，爷爷今年78岁，耳朵背……而全家五口人，只有做了26年民办教师的爷爷每月有520块钱补贴，妈妈每个月100块钱的低保，还有爸爸种田微薄的收入。每顿饭，一个人吃掉两块钱，五口之家都难以维持，更不用提妈妈要吃药，孩子要上学。

张旭和他的同伴们肩负起了照顾小硕硕的重任。他们不仅定期给孩子送去些吃的用的，还从硕硕二年级资助到他高中毕业。

 小硕硕家，墙皮大片大片的掉下来，一根房梁已经断了。从房梁上顺下来一个老式的钨丝灯泡，借着微光，能看到墙上小硕硕的证书。“成绩优异”，“歌唱小明星”，“小小故事大王”，还有“三好宝宝”。

 截至今年6月底，茌平已经有6000人参与到“十元未来”众筹中，至少有27个像小硕硕这样的孩子，得到了资助。

而志愿者的队伍也一直在壮大。张旭说，以前，我有时候会乱扔垃圾，现在，想想自己是志愿者，就不扔了。

见我笑，张旭也羞涩地笑了，他说，别笑话我，说的实话！

蒋勋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说人在笑的时候颧骨下面有一块肌肉，这块肉动了，才是发自内心的笑。这固然是生活中的一种隐喻。可是，当我看到形形色色的笑容，在采访中碰到形形色色的笑容，总是觉得，颧骨下面那块肌肉又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比如张旭。

了解时代的最好办法是走近小人物。做记者的五年时间里，带给我最多感动的，也是普通人。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在《月亮和四便士》里说，“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然而，一念专注便是动人，一生坚持便是深邃。当李艳辉把他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工作这个点上，当他十四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坚持着他的梦想，我想，他平凡，但却巍峨；当小芳经历了生活的大起大落，当她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不能停止热爱生活，依然用尽全力去拥抱生活的时候，我想，她平凡，但却巍峨；张旭一个月只有四个工作日。没结婚的小伙子，把他的休息日全部用来做公益，我想，他即便没有能力在自己生命的岁月里营造出一片郁郁葱葱的园林，至少也播下了种子，让未来的果实永远展示着他曾经有过的存在和努力。

在汉语里面，“者”是一个特别有中国式蕴藉的词，它能让你联想到前一个字的无限美好。舞蹈着的舞者，歌咏着的歌者，行走着的行者，还有我们，记录着的记者。记着采访过的为城市发展或作出过突出贡献，或虽默默无闻却一直在努力的人们，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手，他们的眼神，还有他们的笑容。他们告诉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巍峨，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恰是因为这些巍峨的普通人而美好独特。